



郡望辨二卷

明華亭曹宗儒元博著松江府志曰安雅先生慶孫之子洪武初任本邑教諭嘗爲府委至京師上諭禮部曰教官所以作養生徒爲國儲才有司委以公務使不得盡心教訓甚非崇儒重道之意其禁止之所著有春秋左傳敘事本末三十卷逸傳三卷左氏辨一卷郡望辨二卷貞溪編十卷尚友集三卷

明史唯載郡望辨

漢天師世家一卷

明初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仲紀命其徒撰次其子宇
初潤色之翰林承旨宋濂為前序蘓伯衡序其後曰武
王克商封國八百考之于史厥後可徵者可以指數也
卓然不泯其世惟宋魯齊晉吳楚燕趙陳杞管蔡而已
若其宗祀與周並傳又惟燕齊而已漢初之豪傑並起
從高帝驅馳于中原天下既定裂地以封之大者王小
者侯凡百有餘人訖于孝武後之元年僅五六年克
有終者十無八九矣孝宣錄其子孫多出庸保之中降
及孝成不絕如綫烏在其為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
永存及苗裔也田是觀之系緒悠長莫若孔子其次莫

若漢天師孔子以卒之又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至唐武德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奉祭祀在漢曰褒成侯在宋曰衍聖公至今遵之焉其支庶在曲阜及散處四方偉然以科目自致仕宦通顯功業表表當世者代不乏人漢天師系出留文成侯文成則軒轅氏第五子揮之後由揮若干傳至文成侯由文成侯九傳至漢天師由漢天師到于今千二百有餘歲而傳世四十有三肖子喆孫輝連響接咸克濟美以光裕于前有國者罔不崇尚而褒異之神明之胄繩繩乎其未有紀極張氏與孔氏豈不差似哉何彼之泯滅者無聞者衆而此之世彌久

而益振也則其故有不可不知者矣蓋自周衰王者不作諸侯暴橫桀驁之徒鼓其虐以毒天下民用顛隳甚于涿水之害賴孔子出脩儒術以達王道撥亂世而反之正始獲胥匡以生又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筆之為書垂式百代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詩書仁義之澤天地相為終始則其祚胤之昌大所謂盛德百世祀者也何獨漢天師而異是乎漢天師與孔子雖道不同然其制鍊形魄品配陰陽斟酌元始化交通神明捍大災禦大患之為務妖孽由之而不作疢癘由之而不生疾苦由之而安全天闕者由之而壽考其于斯世斯民亦可謂有大造

矣。天之封培其後，俾食其德，固自報施之理，殆亦張氏之門善繼善述。世有其人，則雖天災流行，無世無之。又何患焉。斯民也，尚永有依怙哉。繼今而起者，思祖宗之積累如彼，上天之屬望如此，毅然以匹休對揚，自任則大書特書，又將什伯于此矣。其世家一卷四十二代天師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命其徒勅造之，故翰林承旨宋先生濂序之。今天師無為子，謂行之也遠，由言之也文，脩飾潤色之，將摹刻傳于世，不鄙伯衡使為後序，觀無為子注意此編，其于紹隆前烈，以世其家遺餘力乎。此其所以蒙一人之眷，副四衆之望，而克增玄教于九鼎之重者，與伯衡誠不敢自

附于宋先生之後。然雅故于無為子非一日，是用忘其僭而以此為序。洪武庚午五月丙申，前史官眉山蘓伯衡序。

萬曆時，吳郡周天球序曰：漢天師既傳國累世，歷唐宋入明，復世掌道教，被天下。然而釋之傾，儒之詆，往往而是。夫我高皇帝神武庸詭于春秋大一統之旨，顧追為二十天師贊錄，其嗣褒顯之。溯漢迄于今，蓋其盛幾與孔氏相終始。斯固不可以智力誣哉。世未有千百禩而未定者也。猥以符籙役鬼神當之而止，鬼神故恟怛無羈歛乎其有而無也，似而非也。厥有光景風輒引去，執之皆鬼神不執之皆道。故謂符籙不足役鬼神，妄也。然

夫人而能符錄也。符錄盛于寇謙之杜光庭，而不再世也。天師之歷五十代昌，其究無極，其大道綿邈，要自有不可知者在。不然，雖漢高唐文之烈，今其裔有可攷者乎？故言光辨惑論李膺蜀記之妄詆，不足玷輔漢化胡經不足尊伯陽皆妄也。吾直以其世系之盛，能與仲尼聖冑埒，豈偶然耶？天師世家一帙，洪武中四十二代天師徵序于金華宋太史先生，次其事大都甚悉。越二百餘年而五十代天師名國祥萬曆丁丑嗣襲祖職識余京邸，一見驩甚，已而入覲道吳門，輒過余，蓋彬彬儒雅，有道千里馳書徵序其帙，蓋洪武迄嘉靖凡八代事蹟，余老而好道篤，然不敢黨而攻儒釋，夫三教詎非同歸者哉。

周文襄公年譜

明禮部尚書雲間文僖公東江顧清士廉著

陸文裕公年譜

明國子生雲間陸楫思豫著

周吏部年譜一卷

附子茂蘭鳴冤血疏

明吳郡殷獻臣汝劾爲同里吏部員外周順昌景文述
序曰天啓丙寅吾吳蓼洲周公以臺中倪文煥織監李
實先後橫誣逆璫矯旨逮至錦衣獄被極刑坐贓銀三
千兩庚死又明年歲在戊辰爲聖天子龍飛之會大憝
歸元逆黨殄殲聖主加恩寃死諸臣公備極優典殷獻
臣曰惜乎蓼洲忠孝之性植于天金玉之德勵于己冰
蘖之搯矢于獨愷悌之行被于衆聞善若賞嫉惡如仇
行即有稍亢亦令人所不敢爲語間有微激亦令人所
不敢言令留諸今日上佐聖明中興之治于以表儀一
世砥柱末俗即古之名世何以加茲而位不配德遇非

其時僅以司李歷銓曹。稍見一班而卒。寃死也。悲夫。說者僉以照雪速。卹蔭渥。爲公幸。獻臣謂此正公之大不幸也。推公之心。竟公之才。爲所欲爲。得一當國。豈徒博身後名。爲子若孫奉祠計者耶。雖然。直道之民。至捐頭臚膏鈇鉞殉公。而彼蒼者天。先後動威。以彰公之寃。公真可死矣。公真不死矣。公之長女。爲予介婦。荷公知獨深。知公亦獨早。且悉。開讀之日。因不能晦。幾罹不測。痛定思痛。猶得以驚悸餘魂。視息人間。獲遊堯天舜日。而公音徽終邈。三祀來。頻奉公顏色于落月屋梁之際。覺來覓笥中所藏公初第時寄朱德升諱陞宣。鄒虛王諱谷。予獻臣弟獻民書。及闌中寄懷予四人長篇一。縣治

中所書七言律二。對之潛然。輒不自揆。敢叙次年月。紀公議論行事。作年譜。聊以志高山之仰。并以當西州之慟。若曰夫夫也。不文且賦。是聒聒者何足重公。則縣署中握手話別。業有成言。知公必不以予爲贅矣。

魏禧叔子書周茂蘭血跡後云。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連周忠介。順昌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于是草疏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罪一鷺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盥手正襟。讀茂蘭血跡。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

矣。父之死，寃于君，則在白；其父之寃，寃于奸人，則在誅。其父之仇，父寃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禧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固載于左傳，鞭墓載于史記，而入楚之日，求費無極之黨，生磔死戮其屍，以臨祭于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負不出，此是負不得為孝子也。負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仇其君而不仇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孝子者也。吾故曰：為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寃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為足。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諱希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紙上，瞿然

改容。既而曰：上新即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于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茂、濂、茂、葵、茂、萼，皆守義執節，不媿其父。禧並得與交，而先生行尤高云。

歸莊元恭曰：忠介公以觸逆奄焰，抗節隕身，事具國史。原其得禍之由，大半因送周中丞一序。及崇禎初，諸罹奄禍者，悉得昭雪。而崇禎帝慎惜名器，賜諡者惟御史大夫高公、副都御史楊公、都諫魏公及公四人而已。至給已奪之誥命，并及先世，亦始于公。則以公子茂蘭子佩，以血疏訟寃，感動宸聽，故霑恩獨優也。公之得酷禍

以文章。其得優卹亦以文章。豈非天哉。余嘗問子佩以公之文集。則以被逮時訛傳且籍沒。盡付之火。今傳于世者。獨此序耳。子佩亦不數數爲文。惟見此疏。嗟乎。忠臣孝子之文。得一二足以傳矣。安用多爲。余嘗爲公作小傳。例用短篇。不甚詳。又嘗紀公誥命事。今子佩復以血疏貼黃屬題。余之不文。得數爲忠孝之家作文字。與有榮焉。子佩之子靖年甫踰冠。好書。有才筆。它日必能以忠孝文章世其家者。並識于此。以相勗。

汪琬苔文題血疏貼黃後曰。右血書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所書。蓋將爲其父忠介公訟寃。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御。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叙及諸公

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涖官清慎。家居教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李兩疏。乃敢于誣譎。狂噬。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改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毛一鷺。與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殆古今同轍。爲之一慨。

戚少保年譜考編六卷

明戚繼光嗣男軍都尉祚國彙纂序畧曰我先少保鐘
兩間之間氣孕海岳之英靈以世家胄子為柱國元勛
其所以南警倭而北懾鹵者皆創出新意而算無遺策
夫然後克敵制勝較若畫一所以至成隨在奏捷由是封
京觀勤燕然而功昭日月名著華夸為社稷之衛為不
二之臣迄今朝野未嘗不追仰頌慕戚少保也屬邇東
邊不靖調兵不戢徵餉無措凡縉紳介冑之士莫不汲
汲焉求所遺紀要新書以為禦虜章程思一效法以建
奇功爰述先少保所履歷事蹟并南北戰守功業及歷
年所策條畫疏議彙為一書題曰年譜考編則先少保

忠君殉國之志定功保大之謨俱於是可概見矣
又凡例曰一家嚴當時經營戎務積有案牘一書廿餘
本後佚落僅存十之三今據見者節錄其要 一浙閩
諸捷外有摠督撫按之題疏內有兵部之覆疏可覆亦
間有格於勢而不得錄者俱據實以書不敢忘益一字
一家嚴在浙已為偏將在閩則為大將其所部偏裨
以下節有功捷間有不親歷行間者俱指授方畧委任
成功一一同時征勦之將不一各有功績題疏甚明不
及悉載者以非家嚴之功也凡功屬他將者一級不敢
混錄 一臨陣機宜變在頃刻者或無傳不得悉載所
有預定之號令附見一二 一詩文有止止堂集其有

閔事蹟者附入奏疏亦有集此中止錄其要 一創練
土著具見家嚴條議而方輿勝畧所具圖說乃屬之摠
督胡公何其妄也 一台州平倭皆家嚴勝算克捷皆
有題疏可據而平夸傳中大半歸功於監軍唐公不情
甚矣 一燕山勒功銘其所條畫用兵戰守之畧實家
嚴於京營摠理時所上之籌策有請兵辨并薊疏可據
而有以為督府譚公之議者恐公論自不能泯也 一
不係戰功疏薦與附見之事蹟俱分注以別其類

氏族大全

葉文莊水東日記曰近代雜書著述考据多不精如翰墨全書以彭思永為明道母舅事文類聚以閒門要路一時生為侯門要路一時生之類至傳寫刊誤皆然所謂氏族大全尤甚湯公讓指揮以博學強記自許一日劉草窓家偶及趙明誠湯以為趙抃之子予偶記抃之子峴明誠則宰相挺之子也湯大以為不然徐元玉在座亦不能決曰明日當攷書負者作東道耳湯退既詳攷得實乃携氏族大全叫呼而來曰本子誤我矣近攷廣州十賢李朝隱一作李尚隱因訛而為李商隱亦曲氏族大全云

此書不載於正續通攷。即焦志亦不錄。

章氏族譜

王子充序曰。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于建之浦城。而分于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婺之永康者。亦本于浦城。與龍泉為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每間歲。或數年。輒為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洊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為是懼。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採。裒集而次第之。著為是書。本支源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為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于溢可也。夫

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于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丘明以為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氏世有鄧氏官譜，應邵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宋何承天作姓苑，復以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氏畧，柳沖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學者。自五季之後，喪亂相仍，譜牒

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尚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婚姻，辨族類，原風俗，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凶，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鯁鯁焉，推念本始，而究心於譜牒，迄能以亡而為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揚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累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富貴乎？章氏在異時，嘗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嚮用

于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幾其在是矣乎

宋濂曰章氏本姜姓神農氏裔子孫封於鄆遂氏焉後
鄆為齊所滅遂去邑為章姓分適它國自晉以來後先
顯者以百數蔚為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殷復罹兵燹
漸至於不可考溢深為是懼於是稽厥系緒法諸史表
旁行為圖條行不紊作譜圖篇第一先世遺行可仰可
師撫其都凡區別以陳作景行篇第二行素所載琬琰
所刻文章昭爛不愆其實作傳志篇第三事涉考質難
可類分小大弗爽集以示後作叢載篇第四四篇之外
復不厭詳著本房圖以為別錄通名曰章氏家乘云溢
字三益尊尚伊洛之學持己率物粹然一出于正

江氏桂岩集

明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
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
一鉅冊名桂岩集桂岩江氏家世所居也屬泰和楊士
奇為序序畧云昔者江氏世有聞人瑕丘之經學次翁
之巨孝應元又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
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
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焜耀簡冊而
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
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十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
吾有感于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

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于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饒。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藉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沉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承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承均更定為一斗。還奏。遂從承均所定。承均之減稅。本于漢臣之沉籍。江氏之盛。有以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同事。仁宗皇帝于春宮。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為紀善。江氏之福澤。正未有艾也。

范氏宗牒譜遺

明物崑山范從文復之著。郡志從文。文正公十三世孫。六世祖之柔。食邑于崑。遂為崑山人。父原良。卒官潮州推官。從文方弱冠。匍匐至潮。求擯不得。日夜號泣。俄大雨潰封。得函骨以歸。人稱孝感。洪武中。以國子生奉使稱旨。擢監察御史。改戶部。總部主事。奏免株連盜倉罪百餘人。俄為同官所陷。得罪且死。呼曰。幸以先祖赦宥。上問祖為誰。曰。范仲淹。上曰。得非先憂後樂者耶。於是末減。謫役莊浪。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以薦起為金華訓導。歷東安金鄉三學。致仕歸。年八十餘卒。所著宗牒譜遺外。又有小學章詒。復齋集。若干卷。

程氏貽範集三十卷

程敏政目錄後記云右程氏貽範集三十卷敏政之所編也甲集第一卷至第七卷為王言及公移間附以識跋之文乙集第一至二十卷為行實傳志碑表之類亦間以紀序等作附焉丙集一卷為像贊有未備者稍以奠章及輓詞之類補之丁集一卷為譜辨訂其異也戊集一卷為譜號要其同也敏政嘗見文簡公所序世錄有貽範集之名此集為程門大備之書更代以來已矣因廣蒐博采追成貽範集一百卷願篇帙浩繁乃先撮其要為五集如右集各為卷目而虛其右以俟後賢之續也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二十卷

程敏輯序曰程氏自周大司馬休父佐宣王中興封程伯子孫因以國氏望安定其後適晉者曰嬰立趙孤在漢初從滅秦者曰歷簡侯黑從孫氏者曰都亭侯普都亭之後曰元譚當永嘉之亂佐瑯琊為新安守有惠政為民所留賜第篁墩家焉太守後曰忠壯公璽洗子文季孫嚮嚮之後分南北兩宗橫海節度日華北宗也黃巢亂曰宗楚者以涇原節度討賊死子勛以鄉兵守德興凡三世曰澧者守休寧東密岩凡五世湘者凡四世守婺源至宋下江南而程氏之兵始解此南宗也入宋若學士羽中書令琳明道伊川盛于北文簡公大昌丞

相元鳳學士秘等盛于南。子孫世爵世官者。後先相望。世譜卒未有會之者。敏政成化壬寅始告諸宗人。各以其譜來會。理清伐外。成編為卷二十。會者四十四支。名三登于譜者踰萬人。先墓之可以共業者五十三世。相與告之先廟。而命之曰新安程氏統宗世譜。

下市聶氏譜一卷

徐文貞序曰。雙江先生聶公歸自關中。作下市聶氏譜。以奠繫世。辨昭穆。聯兄弟。禮也。階嘗得而讀之。首之以譜原。次之以譜述。使人知今之疏且逖者。其始皆出于一人之身。而不忍以薄。則本乎心之愛者為之也。終之以譜戒。使人知敬其宗。以尊其祖。修其身。以不辱其先。則本乎心之敬者為之也。本乎愛以為之禮。而凡有愛之心者。相與是而趨焉。本乎敬以為之禮。而凡有敬之心者。又相與是而趨焉。先王之禮。其遂行于家乎。天下家之聚也。一家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其聚眾則拂而行之。益難。其心同。則因之而導之。恒易。有欲以禮治天下。

者。可以得所師矣。先生名豹。字文蔚。雙江其號。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至陝西副使。嘗從陽明先生遊。聞致良知之學。所謂禮之本者。蓋身履之。非徒示之訓也。故譜成。而人信以化。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

文德翼曰。古今稱義門者。不過十數家。而吾江州陳氏為最著。曾見宋元以來。吾鄉所遺碑碣。凡屬陳氏子孫題撰者。不稱官爵。類曰旌門陳某。以旌門優于官爵也。父老相傳。陳舊聚族于太平興國宮地。有採訪真人募之一夜風雨。徙至今義門山下。猶祀陳公為土主云。余按史。陳有伯宣者。遊廬山樂之。卜居焉。子崇為江州長史。至僖宗時。衰始以六世同爨得旌。至南唐時。競始得。以其子孫益多。得立義門。延于宋初。垂十三世矣。採訪真人見夢于開元皇帝。去旌時絕遠。俗神怪其說。而不察。是可哂也。陳之子孫散在天下。甚盛。而咸水木于江。

州之競競述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陳宜都王即隋鴻臚少卿耳。宣帝四十二男而叔明行六。出自何淑儀。傳聞儀容美麗。舉止和柔。狀似婦人。宅無所紀。何其子孫之盛而多賢歟。陳始以國為姓。中以姓為國。終復國為姓矣。其為胡公為虞舜為黃帝。世莫與京也。然陳祖起于長興下若里。自云漢太丘寔之後。未嘗上援胡公虞舜黃帝也。余猶疑史稱自云之例。猶自云弘農自云太原云爾。似不許其為真弘農太原也。以一代帝王之尊尚附名于邑。長為榮士君子之所貴賤。豈不較然哉。今天下之陳不宗吳興下若里而宗江州義門山。其重良可知也。已。陳氏在宋時。廬山甲秀堂中所藏帖與書號

為天下第一。近與烏頭綽楔共燼。而人物秀傑。詩書簪纓。風流蘊藉。世序猶可數而述也。北元時。明善惟寅兩先生仍家廬山下。以雋才高節互相作述。為大老虞揭輩所稱。至有明以解首巍科。領袖士彥。模楷人倫。更往往不乏。茲者陳諸茂才以義門山去郡百里而遙。散處者難聚。郡南又祠宇狹陋。改圖於城北。枕江面廬。即故堂宇。稍加丹堊。以安妥先靈。縱不能族居如昔。庶幾歲時伏臘。猶可剝牲牢。以序齒髦于斯也。適祥符致恭使君來守是邦。聞之欣然曰。我亦同出也。倡言義睦。義周義公。義感義通。義培義施。所以得旌者。以教于子孫。姓以詔於國人。三十三條之家法。寧渝于七義也乎哉。余

觀陳氏根槃枝茂源遠流長其合而離離而復合總之不離江州者近是非他買他人之告身指異代之賜隴可同年而語也來屬余序余敢以不嫻于譜牒之學負其敦睦之義也哉

重脩東海張氏宗譜四卷

明華亭張其愷脩其湜宋張守張洽之裔孫也明有張弼張以誠亦最著名者其愷序曰宗譜而稱東海張氏者何蓋張世汴人靖康失守我皇祖中丞公扈蹕徙臨安至六世祖斗山公避元兵再徙華亭白沙里東海之濱居焉十四傳我東溟府君始舉明永樂甲申進士及景泰間中譏府君繼起甲科為世名賢以東海自號閱世五百餘禩而代不乏人譜方四脩今不肖孫其湜續之以地以人並宜稱載東海張氏宗譜遂名焉匪忘始也譜創自世祖博士公繼於八世祖明遠公迨先都諫龍山府君脩於正德丁丑己百八十禩矣雖世繫分明

亦漫無成帙迄今萬歷丁丑適甲子聿週無論先君及諸父輩而不肖行亦已凋謝八九慨榮悴之易代痛偉哲之靡常於茲不脩蓋漸荒昧且孫枝日繁隱顯不齊遷止不一矧中罹倭變濱海故家委廢兵燹幸中子抱主挾冊奔入闈都使數世神靈三朝遺像儼然獲存不幸中之幸也不肖不揣蕪陋旁搜遍緝肇自丙子初夏迄於丁丑季秋條分類別哀錄成編所以紀立身行已生死配葬之地有勸懲之道焉紀非其實猶弗紀也緝成俛宗人各寫帙以備遺忘庶嗣而脩者足徵焉無若不肖之役神殫力累月積歲矣譜凡四卷首年號備三朝考也次誥勅昭帝錫也次制策重王言也次坊牌彰

恩典也是為譜之春集首世系原流派也次名行序長幼也次小傳紀生死配葬嗣息也是為譜之夏集秋集則皆名賢題贈詩文群志郡書載記昭我祖宗交誼之厚亦以見海內賢士大夫與善之公焉冬集則列兩世鄉文帖具載志銘表狀終之墳圖祀典縷悉畝數糧科區保神位庶近不踐濯牛羊遠不湮迷荒混尤孝思追遠之不可緩者嗚呼譜豈易易哉不肖安敢僭負其責哉爰自光祿字中兄宦遊所得名公題咏字貞兄所緝年號序次暨猶子德瑤德瑤之世系圖傳德瓌德璫之詩翰墨刻及不肖辛酉歲重緝笏洲叔父掃松事例始堯成編嗚呼譜之成豈易易哉季世澆漓吾道不復久

矣是集統其散而合其離何可少也我宗子孫尚當究
其支分於新安兩浙者而統合之否則終將泯泯矧今
鄉城百里詢問久疎將猶塗然喜不慶喪不弔疾痛不
相問有無不相通患難不相扶持一切視之藐然若無
所預豈祖宗所生吾子孫之心乎豈為子孫者所以敬
承祖宗之道乎深可懼也深可悲也此譜之所以重緝
也將期之人知所以激勸以無忘世德而統合焉此緝
之心也若習驕惰以廢時逞浮奢以敗行矯妄傲慢以
加於父兄有一於此是為伐德德伐則天下亦伐之而
先人數百年積累之遺將日索矣此譜之所以不可不
緝也嗚呼自是而後將以此覆瓿耶不得而知也將以

此家寶耶不得而知也諒有人心者無易我言而自忽
其根本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惟後之人勗之庶幾
無忝於斯譜也謹序萬歷五年丁丑秋八月望日十五
世孫其悝拜識

黃氏族譜

明李東陽序曰黃巖之黃氏自昭武鎮都監緒兄弟爲
三族惟都監所居洞黃族有譜至十四世孫松塢處士
公尚脩之其子職方主事彥俊又脩之其孫文選郎中
世顯又增義益例考其居址墳墓婚姻甚備附以誥勅
詩文徵諸大夫士爲序跋合若干卷而復屬予序黃氏
自宋太史庭堅自序已不得其詳元文獻公潛益加考
據亦竟莫知所定今諸公所據者是也蓋漢唐以來黃
氏自江夏爲八郡在閩爲晉安宋以後黃氏自金華分
五大族而在越爲剡今洞黃在五代時由閩邵武徙越
黃巖黃巖去剡數百里且都監之居實先宋世則於金

華無涉焉邵武去晉安亦數百里謂其同望江夏意雖
近之然不可必也夫自宋歷元纔二代已有不可知者
昔五帝之世顓頊軒轅金天之傳可盡論乎為洞黃者
苟存其所自出無忘都監吳足矣譜系之學自五代之
衰朝廷始不以定流品士大夫始不以通婚姻官局私
書一切盡廢而洞黃之徒實當其際宗派之不詳也固
宜時在天下若黃氏比者亦多矣然自是以來黃氏之
統繼_支交續以至於婚姻卒葬纖悉備具若指諸掌亦可
謂難矣國法不備則天下之氏族皆莫知其宗家法存
則雖至於十餘世之久數千百人之多而不亂豈非存
乎人而然歟家之為業必創焉而能啓守焉而後能繼

維持振舉焉而後能久自德業規模之大及乎譜牒條
教之細皆然都監公避亂世得善地可謂能創十四世
之傳其守亦善矣松塢職方重脩積累至文選君而益
盛其子進士備又起而承之茲譜之修其兆可徵也况
其孝友清白之澤有重於所謂譜者乎譜之法尚親而
舉重以其簡而易傳也夫苟得其人以傳則雖詳不厭
然內方_則合諸族外及群黨兼備衆義若茲譜也者以黃
巖傳之奚患其不能也邪吾固曰為洞黃者無忘都監
足矣洞黃云者山深廣若洞黃族既望邑人因以姓稱
其地云

德昭儒先勛業著封疆文章炳古今聲光照來葉非怨
戔戔小言所能摹繪于萬一者而諸序中故已備言之
則亦不敢以贅也獨是首塗念遽讐校未詳亥豕烏焉
勢所難免是則怨之罪耳敬跋末簡以識歲月李之舊
序仍存於前亦以見其嘗有志於是役也乾隆庚申立

秋日

然於事為之際而凡智術權變出於異學恣睢萬物者
之心者皆在所必黜也是豈先生之好辨哉所辨於彼
者不真知其非則所辨於此者不真知其是既未洞然
於彼非此是之真則雖言論行事始亦依倣於此而中
情回惑未嘗不疑彼說之可以兩存久且疑彼說之可
以合一又久之而疑彼說之高竒實出吾說之上蓋自
元迄明講學之書充棟而自許薛數真儒外無不浸淫
於異說者至於姚江蕺山借尼山之壇坫傳桑門之宗
旨百餘年間邪徒昌熾靡所不至雖以東林之賢者痛
闢其非然燎原未撲而焦爛及之矣此在彼之創立新
說快翻窠臼亦何嘗料其流毒世教如此甚烈而提宗

一差猖狂莫挽孰謂學之是非可不早辨也哉惟先生
念百家之狂瀾必有砥柱而聖道之大閑必有干城故
其為學擇精守固而辨之必力今學者於靜用堂之書
雖未驟覩其全第得是編而精究之則凡動靜之一原
外內之合道所以著其同者既如百川之歸海而爭趨
至於公私義利之不可混孔釋朱陸之不可合所以著
其異者又如羣陰之見日而皆散亦可決擇於是非之
際而由是以適於聖賢之路無難矣或謂學貴行而不
貴講又奚以是編為不知徒講而不行者亦先生所深
惡也然豈謂行者而可不講乎農言粟女言布工商言
貨財正以行在此者所講必在此也士之講學亦猶是

耳善乎熊文端公之言曰世無孔文仲韓侂胄其人者
而吾黨先自放倒絕口不談吾悲其志之荒也蓋因不
講而決其不行矣若先生所言皆以言其真知允蹈之
物有欲行先生之行者其必講於先生之學乎

○胡安定先生世系述一卷

宋趙希弁曰。右胡瑗世系源委也。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也。瑗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明復石介三人。瑗以布衣召見論樂。拜校書郎。嘗為湖州學官。慶歷四年。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教學之法以為則。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允致仕。皇祐中。召至京師議樂。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侍講。已而又以病不能朝。復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生諸生與賢士大

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卒年六十七。世系乃淳熙中沈大臨述。

○周元公年譜三卷

宋趙希弁曰。右南康所刊也。以元公出處。譜之以年。公所作詩文之類。附見焉。倪灼跋。

○橫渠先生張獻公年譜一卷

趙希弁曰。右先生之孫同然所編也。譜先生之出處。歲月。墓表。謚議。封告。及司馬文正謚議之帖。魏文靖公請謚之表。并哀詞之類。附焉。希弁又以先生行狀。補其闕。

○三蘇先生年譜一卷

趙希弁曰。右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成都府路提點公事。

何掄編

○ 黃山谷先生年譜

趙希弁曰右先生諸孫當所編也。悉譜先生所為詩文於逐年之左。極為詳備云。

○ 朱文公年譜二卷 朱子實紀十二卷

朱文公年譜門人李方子輯其師之言行。高安洪史君有成為之錄。木而魏了翁鶴山序其端。畧曰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畜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麗。合內外。群獻之精言。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韓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先生之功不在孟子。

下。

明婺源戴詵實紀序云實紀者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果齋李氏之書屢經鋟板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于時文寔增于後。未有粹其全者。詵竊因其舊而修之。釐為十有二卷。以志景行之私也。李空同夢陽為之序。

文公年譜上下二卷。明婺源汪世德纂次。余懋德參稽而汪逢陽刻而跋之。曰文公舊有年譜。宋有言行錄。乃其門人李方子所輯。明正德間鄉先達戴翀峯編有實紀。今可見者惟自序及李空同一錄。其所謂全本無有也。嘉靖間閩刻全譜。事多承訛體或龐雜于先生因年

進德修業之序。更茫乎未之有及。家太叔子烈慨之。爰輯斯編。以正前失。而先生之學所謂剖析性命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靈擊者。宛然在目。小子陽刻而傳之。欲知先生或有取焉。

朱文公年譜三卷

宋趙希弁曰。右先生門人李方子所編也。盧壯父刻之於瑞陽。為三冊。倪灼刻於康廬。者為一冊。今兩存之。

朱子繫年錄

宋王栢會之輯跋云朱子係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係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畧于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于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月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闕畧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姑以其可考者類為此篇先生以師友之淵源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簣淵冰之戒終之故于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考後有所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因識

其歲月于後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藥

宋真西山曰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群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邨劉先生頌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呂。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恥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果可以力倒置之耶。當慶元初。衆賢盈廷。人稱為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鷓鴣弁。乃欲祖章蔡。故智。

一罔而空之。於是奸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操。將於是在乎。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冑之愚。欲以一手掩天下之目也。

孔子譜一卷

元孔克已著揭傒斯序畧曰。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由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將攜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傒斯得與觀焉。進而告之曰。夫譜其譜者。尊祖之事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于眾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有議其後者矣。

元張頴達善著。達善蜀人。寓浙。師金華王魯齋先生。得朱子正傳。所著書甚多。闕里通載其一也。

闕里譜系

元趙孟頫曰。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為之序。且自序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開元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麗生會。會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為文昇。皇考始家于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十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

矣。故切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教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于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

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為浙西廉訪掾云。

曾魯公世家衣冠盛事集一卷

元虞伯生後序畧曰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為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于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溥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畧焉將叙而錄之敢以序請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溥言曾氏猶數十房溥雖遠宦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沒為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于此蓋可見矣

目錄

編年

昭德先生讀書後志四卷 附志二卷 二本考異
宋晁公武輯趙希弁序曰昭德先生校井氏書爲讀書
志四卷番陽黎侯傳本於蜀刊之宜春郡齋且取希弁
家所藏書刪其重複接所未有益爲五卷別以讀書附
志三衢游史君蜀人也亦以蜀本鈔諸梓乃衍而爲二
十卷書加多焉蓋先生門人姚君應績所編也按先生
自序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然
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不存而杜
君鵬舉所序扣之古松流水之間亦止於四卷則方其
得南陽藏書時固未多也其殆三榮校讀之後網羅其
家散失哀彙漸夥或者先生續筆邪抑門人推廣其遺

志也今考姚君所編杜序獨缺而不著而著先生自序有所謂合吾家舊藏得若干卷疑與尺素不存之語自相牴牾希并摘取其所增入者凡四百三十五部摠八千二百四十五卷往往皆邵氏之書請於郡而併刊焉然四卷既傳矣不敢以附志次其先自爲讀書後志二卷然後并晁二氏藏書之富其目大備希孟家三世所藏因以托不朽云郡侯命叙梗概於卷首至若二本所載并氏四卷之書其間有實同而名異此備而彼遺與夫分種入類之各不同又爲考異於編末淳祐庚戌日南至江西漕貢進士秘書省校勘書籍趙希并謹序南充游鈞跋曰昭德晁公侍郎僑居蜀之嘉定之峩眉

平生著書有易詩書春秋解考其異同甚詳又作讀書志皆鈔板大父及嚴君喜藏書在嘉定時嘗摹而藏之及南來不能悉與俱今併他所藏燬矣讀書志偶在篋中鈞謹刻置信安郡齋不惟使晁氏平生之功得不泯沒而觀者按其目而訪求之庶亦可使古書之不泯云淳祐己酉夏五郡守南充游鈞書

番陽黎安朝跋曰昭德先生二榮郡齋讀書志四卷既刊傳矣趙希并君錫繼從郡員外司馬帑轄蔡廉父得三衢本叅校爲後志二卷以補其缺蓋晁氏舊藏之書也合南陽所畀與夫君錫附志爲七卷今書之傳於世者固已十之六七然寡陋而未見宜多焉後之君子增

益之淳祐庚戌小至二日番陽黎安朝謹志

按晁氏讀書後志馬氏通考俱已載之所不錄者亦無幾矣趙氏附志尚未之有予取入續考

經籍考

何喬新序畧云鄱陽馬貴與著文獻通考以補通典之未備其經籍考尤爲精詳予嘗謂賢於前史之藝文志蓋藝文志惟列其卷目而經籍則載其著述之由辨其純駁之異而先儒之論議附焉開卷疾讀如登延閣遊石渠而閱芸編緗帙之富信予爲群書之體要也通考卷帙重大人不易致經籍考自可孤行以資博洽江西按察司僉事黃公仲昭取國子監本校訛補缺付南昌同知張汝舟刻之有志學古者得此書而讀之則於古昔典籍雖不見其全書而亦可得其大旨矣

破萬摠錄一千卷

元金華唐懷德思誠著宋濂曰唐為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第者十有七人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說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長濂僅三歲濂識之于言暢樓上見其歛容端坐辨嚴光陶潛優劣歷舉傳中語而以義裁之衮衮五千餘言當風氣燕暝賓客滿坐或觸其談鋒而思誠岸幘傾吐愈詰難愈見不可窮有來求詩若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卉雜芳不擇地而發思誠未嘗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為濂從淵賴吳公游越而思誠以廉訪副

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搜剔經髓，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聽戶外之屢常滿。一時寓鄉，皆忘其勢。與思誠交聲華張甚。及思誠自淮陰還，會濂客錢唐上。思誠竭蹶來訪。濂欣甚，出醇酎與思誠飲。藝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種餘。及僻隱緯侯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衰，尚能記憶。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歷誦其文。而對思誠抵掌于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訥然不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閉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強記，不下于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于思誠。思誠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

行為士者，趨辦目前。一遇有問，舌柱齧不得發。孰有仿彿如思誠者乎？而思誠方恥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始知思誠之學期明體，以達用，而非獵襲以給談辨者也。濂既歸隱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復與世接。而思誠用部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亦未及上。忽創發下體，大勢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五。思誠幼而穎悟，未就師傳，已畧能誦詩。既長，受業于文懿許公。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說，无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考訂其同

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為宗。故粹然一出于正。武威
余公持節海右。深慕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大篆。
或請書楊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載在
古文苑。即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余公為之
驚服。思誠天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无矯情之行。
自幼至老。劬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
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
以論辨。名曰破萬摠錄。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
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
皆藏于家。

史館購書目錄

元史官危素撰自序曰。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史。遣使
旁午購求遺書。而書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備數史
官。中書復命往河南江浙江西。素承命恪恭不遑。寧處
諭以皇上仁明。銳志刪述。於是藏書之家。稍以其書來
獻。驛送史館。既采擇其要者。書諸策矣。暇日。因發故積
錄。其目藏焉。其間宋東都盛時所寫之書。世無他本者。
今亦有之。朝廷之購求民間之上。送皆至公之心也。素
之跋涉山海。心殫力勞。有不足言。後之司筦鑰者。誠慎
守之。不至於散亡可也。有志於稽古者。豈不有所增廣
其學問云爾。至於人情之險阻。事物之鞅鞜。別為之錄。

以示兒子俾知立乎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職之
為難

借書錄一卷

元臨川危素太朴撰自序曰余家唐宋時從臨川先世
多藏書國初罹兵燬無存者其存者不多見故物記方
齟齬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厲
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輒為童子師得錢以
供賦稅給衣食問遺姍族應接賓友其贏悉以市書妻
子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以不備也若此者凡二十年然
捃拾纖細書亦不能多致獨賴藏書之家多素之親友
雅知余嗜好之專肯以書假借或久留而不怨或數請
而弗拒故於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電之象於人也聖
賢仙佛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奸詭之迹於地也山

川郡國城郭冢墓草木昆虫之物靡所不載反之於身則性命道德昭焉施之於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於法書碑刻稗官小說方伎之微術數之末亦莫有所遺顧素之朴愚固陋而窺萬一於其間者皆諸君子借之以書素得而讀之之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則諸君子惠利於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書因并錄其家世姓名出處爲借書目以示子孫

孔子年譜綱目一卷 孔門弟子傳畧上下二卷

明高郵夏洪基元開編輯年譜前後有序有九例或問傳畧有序有九例其序年譜曰儒者誦法孔子童而習之白首不渝其一生德業文章功名富貴皆從此出乃或問以孔子事跡則纒纒洋洋者十無四五也更問以某歲有某事某事在某歲則愕眙而相對已矣雖然孔子行事散見于論語家語左國子史諸書紛綸錯雜未有統紀其不知也固宜遷史孔子世家稍能綜輯而攷証或踈疑誤滋甚嗣後雖另有編次大抵皆沿史舛而亦或舛於史求其條貫井井使尼父生平瞭如指掌則空谷足音也愚甚歎焉鉛槧之暇取諸書研味參訂僭

擬紫陽脩史例彙次成帙名之曰孔子年譜綱目匪敢
自附于闕里功臣蓋欲使誦法孔子者假此為津梁耳
又曰予既編先聖年譜又因家語所次雜採羣書取其
言行之典要者著於篇末其瑣細疑誕者以類附焉而
先賢庶幾無遺行矣乎顧三千之徒姓氏湮沒莫可攷
矣七十子之外如說與何忌以學禮稱丘明以受經顯
鯉與伋得之趨庭而孟軻得之私淑以至涿聚之徒流
雖不盡在及門之列然而誰匪聖人之徒今並彙而次
之以附于七十子之後而聖門庶幾無遺賢矣乎若薛
方山陳明卿兩先生雖述先賢次其傳然主乎四書者
也故凡言行之已見於四書者弗錄載焉非其全也抑

凡姓氏之不見于四書者弗載焉尤非其全也

其序云余友夏子元開氏彙括羣書參互同異確者覈
之乃亟著之疑者發之抑或缺之事之訛者正之必慎
辨之記言記動編事編年展卷爛然毫髮無憾其有功
於孔子也大矣矧論防之筭論并官氏之卒論適齊歸
魯之時闡幽述志皆綱常之大者辯夾谷之會辯少正卯
之誅辯陳蔡之厄歸與之歎緣事發衷皆行藏之大者
烏可不斷然鑿然而任索隱諸家闕里一志紛綸顛倒
昧所適從乎洵矣夏子之功不在紫陽下也余嘗謂孔
子之教在萬世孔子之政事亦在萬世將集漢唐以下
宋元以上諸大儒別其醇者某人別其大者某事斷以

聖人之言。察其本末。論其得失。為孔子政統。蓋有志焉。而未逮也。云云。

歷代帝王姓系統譜六卷

明吳興凌迪知稚哲輯序曰。易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夫位以辨上下。定民志。匪是則莫之區別。貴者曷能巍然高拱。使賤者俛首屈膝哉。然豈待位而後列邪。易又云。高卑陳而貴賤位。非特指人類言也。盈天地間萬物。孰無是高卑。有是高卑。卽有是貴賤。而以卑承高。以賤事貴之義。其本來實性。諸天者。常人貿貿焉。莫之警。而聖人惺惺此心。天顏咫尺之意。舉足不敢忘焉。故曰。畏大人。噫。蜂蟻之出穴。後先倫次。若或戒令。而井井不踰。微物且然。况於人乎。余慨姓學不明。輯姓譜卷一百有五。十。而於古今帝王。不敢襍於凡民。別為六卷。題曰帝王。

姓譜示尊也。或者廼曰：天下真是真非，粲若黑白。然子以僭竊之徒，廁於正統閒，得毋混犴狴於神龍乎？是不然。天下有陽有陰，有正有邪，有君子，有小人，有中國，有外夷。其消息盈虛，相為循環。此天運也。使僅以正統表章之，而湮滅夫僭竊輩，則非惟古昔之雄材大畧，戡亂定難之偉績不彰，而於天運之盈虛消息，亦懵懵焉而已。且自古致治之日，豈如亂日之多哉？僭竊者不載，則沒其事；沒其事，則沒其年。鄉黨之士，苟知自好，而其子孫欲傳之，以識不忘，尚為編年以譜之，矧於帝王之姓譜乎？故載僭竊者，益所以尊帝王也。非混也。噫！有天下者，孰不欲為子孫立萬世之業乎？而其傳每至再至三

輒易姓者，何也？蓋虐仇撫后，其幾甚微，惟知其幾而惕若焉者，為能永爾。古之興亡，未有不繇於此。若較論其概，豈若我明聖聖相承，德澤之漸涵磅礴，足以衍億萬年無疆之祚哉？或者唯唯而退，敬次第書之，以弁諸首。萬歷己卯。

氏族博考十四卷

烏程吳京朝卿父序畧曰：古今氏族，豈易言哉？炎黃以前，遐哉邈乎，自炎以姜，黃以姬，而子姓始分。降及三代，則以謚以官，以邑國，以王父字，斯謂之氏。謂之族嗣，是而秦漢魏晉下，齒日庶，姓日繁，而載之方冊者，更僕未

易數也。余未暇以秉筆者而枚舉之。思秦火未盡燔孔
壁無禁而出之。則方冊所載。概皆有因而非不根之論
也。凌大夫稱哲甫。早年解組。沉酣典籍。自六經諸子。天
文地志。稗官小說。靡不咀嚙而鈎致之。已輯姓譜卷一
百有五十。而梓行矣。復考方冊所載之說。彙為一編。而
折衷之。題曰氏族博考。授余。余讀之作而歎曰。博哉良
工。苦心乎。讀是書而知其益無方矣。如吳魯之姓同姬。
徐秦之姓同嬴。願室家者。不得諧伉儷。則由是以明婚
姻之禮矣。如始以一姓為三派。終以三派各一姓。篤親
親之誼者。循等殺。則由是以昭踈戚之分矣。如唐虞夏
商之姓由帝王。巫卜陶邱之姓由術業。論高卑者。溯源

流而軒輊之。則由是以彰貴賤之勢矣。他如四聲之韻。
五音之屬。華夷之別。支庶之分。公私之義。一開卷而靡
不昭揭焉。紛然雜出於方冊者。固各有因。大夫博考而
彙之。又因乎其因也。讀是書而知其益無方矣。

古今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卷

明史卷同序皆作
百五十卷未詳
集卷從原

序曰。余讀眉山蘓氏族譜。引感而輯姓譜云。引之言曰。
凡人情見乎親。親見乎服。至無服而遂途人焉。其初兄
弟也。一人分焉者也。又曰。一人分而至途人。勢吾無如
之何也。先其勢而圖之。使無忽忘焉可也。夫卽其言而
釋之。將以聯蘓氏一家之心已也。然握其機以聯之者。

庸他術乎。僅惟族譜之一書。故蘓氏自謂觀吾譜者。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焉。夫天下家積也。譜可聯家矣。則聯天下爲一家者。盍以天下之姓譜之。夫自開闢來。遐哉邈乎。生齒繁育。總總林林。受姓而載簡冊者。不啻百焉千焉而殆萬也。夫豈生於空桑乎。又豈各爲門戶乎。上古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民熙熙相忘於世。如魚相忘於江湖。豈歧人已而二之。逮德下衰。淳散朴離。日以鷓鴣。蝸角所爭者。而奔走焉。至分胡越於一膜之外。邈其所自。豈不以面目本來判焉。若風馬牛不相及乎。而豈知萬幹一本。萬派一源也。考之世譜曰。五帝三王。無非出於黃帝之後。黃帝一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

同。德異者姓異。則知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分也。分而以嗣以續。愈遠愈繁。由一人而百姓。而千姓。而萬姓。雖芬焉。襍焉。散漫而不可統括。實一本一源之支流。爾而相傾相軋。胥虐胥戕。施之胡越。且不可矧於一膜之外。邪。知此則聯天下爲一家。反掌爾。故觀吾之姓譜者。孝弟之心。或亦可以油然而生矣。此余輯譜意也。噫。天地大父母也。凡物皆受於天地。而始爲象形。則凡物且皆吾與。必咸若之。而後可以周流貫徹。况同此形性者。邪。而况同此受姓者。邪。古之君子。有不敢自附於遠祖之顯者。昧也。有必欲自附而涕泣者。隘也。其於大本大源。何如。譜成。次一百五十卷。條列載之。凡例。茲不復贅。

識者慎母曰有是哉子之迂而西也萬歷己卯

吳郡王世貞鳳洲序曰先王因生而贈姓胙土命氏然則姓也者其統乎氏也者貴而始為別乎乃楊用脩之釋書則引黃東發論以為五帝之世民無姓貴而為官者始有姓百姓之平章所以別於黎民之於變也而說者又謂姓從生從女姓者女之適而別者也故曰姚曰媯曰姒曰姬曰羸曰媯曰媯其左皆女也自命氏之說行而周之王族與諸侯之公族卿大夫之別子往往自為姓而隋唐以先賢智者亦往往輕用其見而叛其源有義而改者有音而改者有字而改者有合音與字而改者有慕古而改者有虞難而改者有因一事而改者

夫其率然而為改也即再易世非措紳先生何知源其人之相戕賊也相為禽亂也亦孰從而過之甚矣今之暫於姓也別姓為婚別源為宗別祖為族夫劉之望最夥為二十五王次之為二十一張又次之為二十四李又次之為十一然而不以異望而婚也其不相婚固也然而彭城不譜宏農瑯琊不譜太原清河不譜南陽趙郡不譜隴西各以其望而宗也宗也而小遠非譜通其始不族也族則近而別婚則遠而嚴甚矣今之暫於姓也雖先王何加焉蓋自唐宋而來其譜姓母慮數十家而吳興凌大夫始合而為一其源別郡望條著臚列而諸能以姓顯者咸附焉凌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眩靡也

將使夫探源者油然而毋胥戕賊也。介然而毋至為禽
亂也。於世道將小補哉。雖然。執是以稽古今之能顯者。
謂之姓史可也。凌大夫名迪知。壯而解郡紱。歸著書成。
一家言。茲亦其卓然者。萬歷己卯。

孔顏氏世系譜

明史
二卷

明初崑山盧熊公武著。洪武時。以善書為中書舍人。遷
兗州知府。為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人情
凋弊。適大帥李善長營魯王府。浚兗州河。熊撫綏供億。
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在郡著
有兗州志。孔顏氏世系譜。

明史不載兗州志

○
萬姓統譜一百六十卷

經籍志云
百五十卷

希姓錄
當另編

明萬歷間吳興凌迪知稚哲輯楚孝感夏瑋曰吳興凌稚哲萬姓統譜合諸家氏族之書而一之為卷百有六十所收單複姓凡三千七百有贏以平上去入四聲統其宗以望音氏三事理其緒條分派別有益後來但綜核旁午頗多紕繆如僻姓之見於尋常載籍者國語有晉大夫糴茂魏志有建中校尉梯儁歐陽公歸田錄有預都料吳越春秋有椒邱訢漢昭帝記有壽西長吳志有黃佐將太子射宋書有公城子野椒邱壽西太子而公城俱複姓而皆失於搜攷倘加讐補不啻遺十之二三又有吞景雲之吞音天既在一先賁浦之賁音肥既在五微而俱重

入十三元繁延壽之繁與番君之番俱音婆宜在五歌而俱入元寒本韻魏音奴侯切周音周俱宜在十一尤而一誤入十二侵一誤入十一真又如公哲哀公夏育本複姓也而東韻單複俱載又蕭韻內有鴟夷氏夫鴟乃支韻所部豈非撰人倉卒誤以鴟為鴟故耶至於世次倒置名氏淆訛又未易一二數嗚呼譜學之不講久矣世寧無李倉曹賈常侍其人乎補輯而釐訂之景芳徽於既往別流品於將來以正婚姻以清銓敘其於裨益治道良非淺鮮又曰載攷魯季孫後有季楨者為秦博士被誅弟桂懼禍及遂詭姓其名并取字異而音同三命四子各占一姓以避難伯曰桂奕居幽州守墳

墓仲曰吞突遷冀南朱虛叔曰炅獎徙齊之歷山季曰炅獎移河南陽城晉吞道元則吞突後也統譜亦知引道元以實吞姓而復列吞景雲於其後代為合牒聯宗可笑也然楊升菴希姓錄吞姓內亦復誤撫道元蓋擬拾既繁自難精審且前修標鵠後者吹毛伺釁占疎易為抉摘甕天蠹測方斯懼矣又曰希姓錄十四寒云垣護之南宋劉裕臣乃二十五徑云亘護之南史誤作垣煒按今本南史宋書通鑑綱目護之俱作垣一旦去土為亘且云南史誤令人新駭楊如有據不應寒韻仍收誤本如其無據何其偶有所見專斷不疑獨不畏相州匿影笑人耶

三家五家世典一卷

明正德間武定侯郭勳輯少傅石淙楊一清序畧云三家者開國勳臣追封中山王諡武寧魏國公徐達追封黔寧王諡昭靖黔國公沐英追封營國公諡威襄武定侯郭公英之家也世典者輯其世系履歷勳伐遭遇本末爲一編以貽其世者也輯之者今總鎮兩廣武定嗣侯太保郭公勳也我太祖應運挺生鳳陽帝鄉佐命之臣胥此焉出三家其尤卓卓者計當時剖符分券爵上公位徹侯者亡慮數十人其間以罪斥奪及絕而不續者多矣而勳爵世繼享貴盛安榮之福於百六十年之久引之無替魏黔武定三公者復何人哉我聖祖保全

功臣至仁大德三公創造之艱垂裕之善爲其後人者皆不可以不悉此家典之所由輯也稽之傳記武寧師有紀律所過推恩卹民進取元都號令士卒無得侵擾居人安堵市肆不易昭靖之入雲南秋毫無犯其畱鎮也定貢稅均力役興學校修水利開屯田百萬頃恩威並施至於今賴之威襄攻克州郡必禁擄掠戒殺降其鎮河南綏輯流亡鎮北平開示誠款以安反側夫三公皆有不嗜殺人之仁其子孫之多賢爲虎臣爲良翰河山帶礪之盟與國同休乃天道報施之常非倖致偶得者也三公勲烈之盛人能知之而其宅心之仁及人之惠或未及詳也故特著之以詔其後之人俾家法世守

焉太保公才畧器概儼有祖風是典之輯足知其所存矣

廣東右布政使南楚吳廷舉跋云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雖在軍旅不忘文事茲二廣兵政之暇以其始封祖營國武定威襄公暨當時同事戮力今日同享爵貴者魏國武定徐公黔國昭靖沐公鄉里世系勲烈萃爲一編題曰三家世典三功臣皆始事高皇帝者當元之季天造草昧天下士負豪傑之才者莫不求輔其主各出一力以伐暴弔民爲事武寧公年二十二威襄公年十八昭靖公年甫齠齕而遭風虎雲龍之會竝能披肝瀝膽奮不顧身其功烈之披揭茅土之光榮子孫之赫盛

夫何怪其然哉。抑大封功臣在洪武庚戌冬。於時封公者六人。魏國其一也。封侯者十八人。其時昭靖方僉大都督府事。後七年始以平關陝封西平侯。威襄方爲指揮副使。又十三年始以平雲南功肇封武定。而平西改封黔國。則其子諱晟若以平交趾功也。功以次成。爵非驟進如此。於戲。當日諸將恃勲勞而忘謙謹者有之。今其所謂六公十八侯子孫得如當日者。不啻日中之斗也。而徐氏沐氏郭氏傳一百五十餘年。有如當日。固聖祖神孫保全功臣之德。然非其功愈高。寵愈隆。心愈下。其能然乎。廷舉益有感於天道虧盈。益謙之戒也。抑是錄之輯。太保公蓋不忘國家賜賞之恩。父祖積累之德。

譬之飲井泉而甘。而思鑿者之勞。汲者之苦。尤欲浚之益深。甃之益固。俾功收於勿壞。澤被於無窮也。

輔按郭勲輯此。蓋爲異日乞其祖英配食太廟之地耳。又使人作英烈傳小說。謬張其祖射死陳友諒之功。流傳大內。遂得配享。

徐氏世系錄一卷

黃俞邵曰中山武寧王世系七世孫良本編中山王四子長輝祖襲魏國公居金陵次子添福以子茂先為周定王儀賓居汴三子增壽追封定國公居北京四子膺緒中軍都督僉事亦居金陵良本輝祖後也

千家姓一卷

明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修臣吳沉典籍臣劉仲質臣吳伯宗等進千家表曰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尚矣三代以後姓氏浸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爲氏者有以王父字爲氏者有以所生之土爲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諡爲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爲氏者有以技以物爲氏者故徃徃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氏爲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宋元生齒之盛華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事因刑改

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氏冒
姓者或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
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
等書流行於世類皆蒐羅未盡互有詳略識者病之恭
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混一區宇車書萬里薄海內外
遐陬僻壤咸沾沐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又非前代
之比臣等謹稽諸史牒質之圖籍旁搜博訪類萃成編
約爲韻語凡爲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
寫呈上刊布四方以便初學習讀天下之人有以知聖
朝土地廣大人民衆盛恩德深厚而思各保於悠久以
同躋於仁壽之鄉也

沉所作

尚古類氏十二卷

明山東僉事汾陽王文翰編萊州知府羅田校刊前後
無序跋次序依百家姓爲之每姓中又分君國相臣將
臣臺諫翰苑監司給舍守令師儒忠孝節義友誼異遇
諷諫藝術隱逸仙術十七門其人則自唐虞至明洪永
時止共十一卷末附續姓一卷皆百家姓中所未備者
文翰進士出身

資治通鑑綱目考異

宋趙希弁君錫著其序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右晦菴先生朱文公所編也司馬文正既為資治通鑑又別為目錄及舉要歷胡文定復修舉要補遺朱文公因文正文定兩公四書別為義例表歲月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倣春秋而參取群史之長其目效左傳而稽合諸儒之粹真德秀刻于泉南陳孔碩李方子叙其後希弁所藏夔本為板四千二百有奇古本二千八百而且無陳李二公之序希弁又嘗參以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并考澠公文公之書法為資治通鑑綱目考異淳祐丙午秘省

嘗下本州借本書寫云。

○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

宋趙希弁曰。右兵部尚書太子詹事蔡文懿公幼學所編也。自太祖建隆之元迄於欽宗靖康之變。祖春秋之法。而參以司馬公舉要歷。呂氏大事記之例。宰輔拜罷表諸年首。其子朝請大夫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常平義倉茶事龔敘而刻之。

已見通攷。文昭檢未得。

○丁未錄二百卷

宋趙希弁曰。右修職郎監臨安府都鹽倉李丙所編也。上快起召安石為翰林學士。迄於神宗皇帝升遐。中快

起宣仁聖烈垂簾除呂公著侍讀迄於宣仁聖烈祔廟
下帙起李清臣進策題迄於誅童貫安石之名實治平
丁未之所始故以丁未名之

寧宗皇帝紀十卷

宋趙希弁曰右四朝國史中之本紀也

續紀年通譜一卷

宋趙希弁曰右宣義郎致仕畢仲荀續宋元憲公紀年
通譜之書也元憲止於慶歷辛巳仲荀起於慶歷壬午
而迄於徽宗

皇朝編年舉要脩要四十八卷

已見通考但無西山序文

宋莆田陳均輯真德秀序曰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

朝編年舉要與脩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

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史朝錄諸書及眉

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

其本末則欲刪繁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

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

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

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無慮

十數家博考而互訂之於是集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

其異同詳畧之際則或畧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

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脩言之體也。自司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無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伯權謀之利；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之說；求治寧悠忽，而不為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

朴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材；嘉裕治平以前，廊廟之訐謨，縉紳之論建，相與褒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宰輔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著朮，不急於起疾，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禹齔琮璧，不足以便用，而錯然前陳者，皆竒脆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猷，更唱遞述，至於黼黻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攬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馭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

於前則所以啓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記。窮閭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掩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於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夫遊。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係。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君早游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思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於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於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途之艱。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

則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
安真臬序

續稽古錄一卷

宋趙希弁曰古太社令龔頤正續司馬文正稽古錄之書也文正止於治平頤正起於熙寧而迄於寧宗之初表說友刊於成都趙彥勵復刊於長沙未幾有毀板之旨云

○
綱目論斷二十卷

宋趙希弁曰右江珪呂中論大書以提要正變例而爲之斷云其間所載徐清叟跋有以知端平初元通鑑綱目上塵乙覽之因

○
綱目要畧

宋劉炳著炳字韜仲朱文公門人所著有綱目要畧

資治通鑑綱目考證

元上虞徐昭文著自序曰資治通鑑綱目。子朱子所修之書也。朱子祖春秋而修是書。所以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昭文竊嘗讀綱目而考凡例。據凡例以證綱目。今^諸刊本所書之綱。與所定凡例。或多不合。至如承統之帝。或稱為主。嗣君之號。或加於前。此皆有關乎君臣父子之教。義理得失之大者也。又若正統曰帝。而有誤書主者。無統曰主。而有誤書帝者。太子即位書名。而有誤不書。王公繼世書嗣。而或書立。漢初因秦正朔。而或誤書夏時。賢臣卒書官爵。而或誤加諡號。封爵除拜。或不加貴屬。或不加宦者。無以著其與政之禍。弑君弑后。或

誤書殺或不書進毒。無以正其罪惡之實。若臨視如幸。征討攻擊。誅斬弑殺。殂薨卒死。凡此之類。相因互誤者。不能悉舉。初朱子之修是書也。凡例既定。晚年付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之。今所存語錄。多面命之辭。手書告戒。至甚諄切。其曰。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豈訥齋屬筆之際。尚欠詳謹。故有脫誤。失朱子之本意。初學受讀者。不能無疑也。果齋李氏曰。朱子蓋欲稍加更定而未暇焉。勉齋黃氏亦曰。綱目近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牧菴姚氏序國統離合表。僅得三誤。其一則建安末年。誤書延康。今刊本已正之矣。新安汪氏考異。多所究明。惜其未精也。昭文僭不自揆。輒本大

賢之立言。撫諸儒之同異。反覆訂定。補漏正誤。註於各提要之下。間亦竊附己意。以明君臣父子之教。夫婦適庶之別。正統無統之名。內夏外夷之。外戚養子之禍。女寵宦寺之權。雖一得愚見。庶或有以推廣述作之本義。名曰資治通鑑綱目考證。以俟君子正焉。至正己亥中秋序

朱右序曰。上虞徐昭文。攷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罰不咨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

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
明王不興。治效靡著。奸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
氏為編年。而發原于韓趙魏。亦以王綱所係。典禮所存。
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
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
大書以提其要。分注以脩其辭。誠有得于筆削遺意。後
世之鑒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攷
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
徐君攷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
毒。搯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
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注建興。晉武太康

十一年。分注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
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予以別嫡庶貴賤之
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
予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
宦者。予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跋祿官南詔酋龍之卒。
皆以死書。予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
以著異姓絕嗣之危。它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
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
而脩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
毫髮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
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

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
有關於世教也哉。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

元望江王幼學行。卿著自序云。余嘗自恨賦性魯鈍。學
不逮人。歷代陳迹。懵懵無知。用是伏讀文公通鑑綱目。
志在涉獵。冀可粗通。奈其中有假字古文。有援引幽邃。
或句讀疑難。讀而值之。訓詁弗明。理詞彌躓。未免澄凝。
繹味。鄭重覃思。甚至移日通宵。竟不會其指要。乃重尋
古史。申請老師。雖舉南榮之宿滯。冰釋于一旦。復苦華
子之忘病。尤劇于中年。以故不揆筮錐。妄擬闕指。煩瑣
間之筆札。勤憲下之編抄。細翻經傳群書。采刺儒先曩
說。事必窮其波源。而隨加演注。字必究其巢穴。而即便
翻音。凡載綱目文辭。靡不銳心覈實。至如山河形勝。動

植飛潛。南北方言。荒裔殊俗。亦無放失。悉用旁搜。舊書之解者。見有不同。說或相戾。茲皆兼錄。務廣異聞。其有所引。根據未詳。鑽研未至。不肯鑿空決臆。寧如夏五郭公。句讀若涉疑昧。則必剖判義理。而注曰句絕。或脩錄一句全文。而注曰為句。庶爾後讀之。脫復迷忘。賴有此編矣。猶患屬輯無倫。漫然難檢。遂本綱目篇章。揭以帝王載紀。雖然。按綱目義例。以得統之國。大字特書。無統之國。兩行分注。且無統之作。動輒二三。多至十數。若皆小字分注。似覺要領支離。今從變例。以閔秦呂后新莽。劉玄南朝五季不得統者。與晚周漢晉隋唐正統之國。一體特書。如七雄西楚曹魏孫吳北朝諸國。及諸竊號。

僭名。俱不放標顯列。大槩欲端緒同歸。便于披閱而已。非敢別為義例。而故相牴牾也。編始于大德己亥。迄于延祐戊午。積二十年。七易藁而甫成。以其薈叢叢集。頗可省覽。因題之曰通鑑綱目集覽。既成六年。三復讐正。每一過目。輒見舛遺。先哲有云。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噫。誠哉言也。彼且云然。况諛聞陋識者乎。其盤根錯節。尚有望于畜德醇儒云。于時歲次甲子。泰定元年正月。燈夕前一日。謹書。

明劉昌曰。瞿宗吉為集覽鐫誤。陳伯濟為集覽正誤。二書皆不可廢。朱子綱目所刻。與提要多不同。今汪克寬考異。徐昭文辨正。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欲以此書。

如春秋官本。大書正文。以分注如胡氏傳書之。而外以諸書參酌先儒所論。并楊廉夫史鉞等書。附為小注。庶為讀史一助。然未暇。

輔按蘇州知府朱燮元刻綱目。已附七家注於後。但少楊廉夫史鉞耳。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

元陳桎子經編輯。張紳序曰。甚矣史學之難也。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則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以為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乎書。司馬公之書。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詩外傳。演詩。邵子經世書。演易。亦可謂傑出矣。然史遷之書。其法言名論。散在書志。與左氏相頡頏。而經世之學。可以羽翼六經者。則又非諸子之敢比也。宋寶祐進士秘監知台州陳公子微。晚居四明山中。以史學名。著歷代統紀。傳於家。至孫桎。字子經。始

推其志。上叙盤古三皇五帝之際。以冠夫司馬氏之書之首。下述遼金與宋之詳。以續司馬氏之書之後。所以合史漢通鑑外紀前編諸書為一家。使觀者自開闢以至宋末。數千載之事。一覽無遺。述史者未有若是之詳。且盡者。其續可謂勞矣。至正壬辰。余居廣陵。始識子經。於逆旅主人。蕭條一室。度木榻。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皆手親。子經佔畢其中。率然膏以繼晷。汲汲乎若有求。而弗得也。翕翕乎若有失。而弗知所求也。後余避兵齊魯。與子經相失十年。當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而其書適成。因得詳觀焉。其凡以為宋自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故但以甲子書。四年已後。方繫之統。以

比漢唐。遼金繫年。宋統之下。以比吳魏之于蜀。數簡之中。大義凜然。其統承司馬氏之補遺也。而不敢自謂之補遺。書法紫陽先生之綱目也。而不敢自擬於綱目。故題之曰通鑑續編。其體蓋亦本於春秋者。因憶曩時朝廷纂修三史。一時士論。雖知宋為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為北史。金亦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其言專。其論力。朝廷亦未之從而卒為三國立史。正統間。不能定。至今士大夫雖以為慊然。終未能持至當一定之論。以驅天下百世之惑。愚竊謂李唐篡而朱梁興。郭周篡而趙宋立。趙宋滅而本朝混。

一則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則遼金與宋輕重可見矣。或曰：本朝繼趙宋之統矣。宋承五代之統乎？曰：宋篡周。周篡漢。漢代晉。晉篡後唐。後唐滅梁。梁篡唐。斯時遼金角立北方。天下幅裂。五代不得為統也。或曰：然則宋繼何統之統乎？曰：遼承梁統而起于北方。不保有燕雲。金雖破遼克宋。而建炎中興。人心未厭遼金。不得為統也。或曰：然則宋繼何統乎？曰：宋繼唐統者也。唐正統也。唐以下遼金為北史。五代為南史。斯時為無統。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滅漢之後。天下混一。斯時為有統。亦猶晉之後南北為無統。至隋唐而為有統耳。故唐之有遼猶晉之有元魏也。唐之有五代猶晉

之有宋齊梁陳也。唐之統中絕而至宋猶晉之統中絕而至隋唐也。然則宋之統所謂跨五代軼遼金而躋漢唐者也。子經之書自唐而後五代遼金皆為無統。至太平興國四年而後有統。蓋得其說矣。若是可以驅天下百世之惑。但恨子經不與史事于當時。不得此特論於朝而使三史有憾於後也。雖然。子經之書得與三史並行于世。亦可謂無愧于心矣。書二十四卷。盤古至高辛為一卷。契丹建國之始。合五代為一卷。宋書為二十二卷。齊郡張伸為之叙。至正二十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既望。叢桂堂書。

楊士奇曰：國子司業張智玄。畧。洪武中嘗為禮部侍郎。

其少居江右最久。猶及親炙亡宋老儒。知當時事。問與余言。此書有謬妄處。如載文天祥請為黃冠之類。大不可信。其說甚詳。不及條載。然此事本于宋史天祥傳。或問于何文肅曰。子極通鑑續編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未有當也。或驚其學識不易及。

楊士奇曰。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桎子經著。刻板今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

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羲農以前。遐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桎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此書。未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畱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綱目續編

陳子經答姜羽曰。聖人作春秋以誅亂臣。垂後戒。故加趙盾弑其君之罪。以志盾當國而不能討賊之義。愚因竊取。加宋太祖篡周之罪。以明太祖爲主將。不能馭衆。以致變之形。若宋之臣子。而作宋史。爲之諱可也。尊春秋之旨。以續綱目之書。則不得徇流俗之見。以詘大義矣。苟計其後功。而泯其前惡。則君臣之防。不亦壞乎。尚何垂誠之有。又曰。桀紂之位。固天下之君也。其行則天下之罪人也。湯武順人心。以奉天討。理勢之不得已者。亦聖人之不幸也。桀紂之後。非湯武之仁。不足以安天下之心。故因而君之。此順天下之所欲。而不容已者也。

非常道也。故成湯親處之而有慚德。孔子論之以至德稱文王。其義可見矣。使孔子作春秋。始自虞唐。則其書湯武必不與舜禹同詞。湯武尚然。况後世之臣。無其德而乘時竊據者耶。此愚生於宋太祖之有天下。其書法與郭威同。蓋修天下之大綱於紀綱大壞之後。不得不爾也。來書云。凡本非有得天下之心。而有功於天下者。其書法不得不與之。此論湯武或可矣。論宋太祖則非也。周世宗之行。不幸而殂寡妻幼子。雖不能治天下。使得大臣若周公霍光者。則恭帝不失為成王。昭帝固祚。豈遽移於它人哉。今宋太祖初無湯武之德。不過善戰驟顯。將校知其能。而天下未受其賜。從何而得天

下之心。至於陳橋之變。自知慚負天地而不能殺身以成仁。因而篡國。湯武之心果如是耶。若以為推戴惟出於衆人而與之。則後大將握重兵為下所推。皆得藉口而免誅矣。豈春秋之旨哉。故愚以為太祖之得國以篡而治。以仁功罪。不以相掩可也。又曰。宋太祖之有國。不異於郭威。威不得為正統。則太祖亦不得為之矣。北漢之立國。亦無異於五代。無異於五代。則其國之存亡。中國不得不紀之矣。此朱子所以有河東既下為正統之言。後世當遵守之者。北漢滅而中國一。中國一則北宋不得辭其正統矣。中國未一而欲予之以正統。公議所不許也。北漢雖小。乃江陵之梁。而非梁師都之比也。又

沈同客
祝允明枝山新聞云子經書
臣亂自立而還未報筆忽還
擊其案先生端坐不懼曰定
雖擊吾手終不為之改易也

曰北漢之伐周朱子書之以正其始其後書寇者以其不能以大義致討而肆虐於遺壤之地耳初不罪其討也愚今復書曰伐所以正其終也若曰八寇則是夷漢而中國周矣上書禦之繼書自陳橋還受周禪而又云稱皇帝則禪與篡兩不明矣既取其國據其位降封為王而復曰奉之者下事上之詞豈有自天子而下降為諸侯而可謂之奉哉程今之書則曰北漢及遼伐周所以許漢之討也周使趙匡胤帥師禦之所以著其受任之重也至陳橋自立而還所以明其乘勢而竊發也趙匡胤稱皇帝所以誅其心也廢周主為鄭王所以志其篡國號宋所以著其奸也豈不明且備哉

經筵玉音問答記

宋廬陵胡銓澹菴記自跋云予半生嶺海晚遇聖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於隆興癸未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書於後以為後人之徵嗚呼天語諄勤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墮予志淳熙丁酉七夕澹菴老人胡銓跋之以示男泳漸泱瀾侄孫壻周鐸右云經筵玉音問答乃予隆興癸未侍宴所紀也又云原有予當時親札藁一小冊為蒲臣取去日後切不可落附他人之手又有正本一卷乃吏札也視予親札者反無失天語諄諄後人可以憑信故又以吏札之

本精加刪潤親手錄藏於家使後覽者有所訂焉昔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定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為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蹟即見其人之手予之後能以文正之心為心其亦賢矣中元日胡銓又跋時祀先分胙罷喜雨涼而書之

薛稷曰予見宋臣賜宴內廷津津齒頰者多矣如王珪僅談詩文蔡京且及狎昵唯蘓文忠與胡忠簡皆自海外歸死生契濶情景依稀於鴉聲月色中別有惻怛忠謹之議外此則周益公草制事耳嗟乎蔡京願見安妃而邦衡力辭回酌人之賢不肖安可同論也

江邨銷夏錄三卷

錢塘高士奇竹窓著自序曰長夏掩關澄懷默坐取古人書畫時一展觀恬然終日間有挾卷軸就余辨真贋者偶遇佳蹟必詳記其位置行墨長短濶隘題跋圖章藉以自適然寧慎無濫三年餘僅得三卷名曰江邨銷夏錄歐陽公所云晚知書畫真有益也曩在大內伏見晉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宏璧惜未記其尺寸錄其跋尾而海內諸家之所收藏則又不能一一目覩今姑略之其所錄者皆余親經品第足資鑑賞者也近代鐵網珊瑚清河書畫舫二編亦載世間名筆而多未精詳恐尚有傳聞之病世人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

蓄與決性命以饕富貴縱嗜欲以戕生者何異覽此者
當作煙雲過眼觀康熙癸酉夏六月江邨高
凡例

一海內名蹟收藏家甚夥未寓目者不敢妄載凡經
評閱隨見隨錄編次不以時代亦未敢輕為甲乙
一晉唐已來書畫所存名蹟無幾其有鐵網珊瑚清
河書舫諸書所已載者偶以得見仍為登錄非與
之重複也

一古來書畫名家前人俱已識其爵里茲錄不贅
一前人所書古文辭已見刻本者槩不錄惟記其款
識跋語而已其中與世本異同者則詳錄以備攷

訂

一是錄以標目尺度評語為主本文款識為第二故
下一字題跋又下一字至於圖記不能摹入但用
楷字加圈以別之其間文字損蝕難辨者亦着方
圈不敢謬為增益

一錄中間有一二為向日所藏同人題語後附小詩
或為人作跋者今仍存之

一明代名家不啻數十而文沈唐仇諸君為尤著然
贗本實多後人難辨今遇真蹟必為存錄

一董文敏公書畫為近代第一所見真蹟甚多另為
一卷

通鑑前編十八卷

宋末金華仁山先生金履祥吉甫著自序云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跡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係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

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楊士奇曰。通鑑前編。娶金履祥編四明陳桎舉要。起唐堯以下。接乎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書詩春秋。其文則兼孔子春秋。朱子綱目之法也。刻在蘇州郡學。余家一冊。錄於中書舍人朱季寧。蓋讀之竊有感焉。孔子傷周東遷之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上失其所以爲君。下失其所以爲臣。彝倫斁而天下亂。故作春秋。以

正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春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爲戰國。爲秦漢。以至乎隋唐五代。其爲斁且亂益甚。朱子倣春秋作綱目。亦孔子之意也。向使戰國至於五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綱目之書無作矣。故春秋綱目之作。皆以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於世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作。以新書接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又可乎。或曰。此書簡要。便於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趨。趨彼者必舍此。使人皆求之新書之簡且便。將舍易書春秋不講。卒

不知聖人之所以爲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不能通者。願有質焉。

新注資治通鑑十七卷 釋文辨誤十二卷

南宋胡三省身之著序畧云。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每謂三省曰。史漢至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寔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華。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它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耳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已

先君卒。盡瘁家。蓋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注。凡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驛。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它本。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訖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

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

楊士奇曰。資治通鑑釋文。宋右宣義郎眉山史炤見可著。而天台胡三省通鑑音注。有辨正其誤六百六十餘條。

通鑑表微

宋蒲田方登孫蒙仲著

○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

宋東陽呂祖謙伯恭纂平陽張宅叅張題曰通鑑一書
學者常病卷帙浩繁未易編窺往往采摭切要以便披
閱然或好尚不同去取各異惟此本實東萊先生親節
詳而不繁嚴而有要標目音注各有條理然其間聞人
異事嘉言善行間有遺脫者証以監本悉爲補入又每
卷末各附溫公考異隨事增以諸儒精議及諸綱目其
舉要曆則皆歷代之年數其君臣事要則爲事類之領
會又如紀傳要括秘丞外紀問疑釋例世系地理圖之
類皆其精要比之諸本加數倍矣纖悉備具靡有缺遺
不欲私藏爰攻梓以與天下賢士共之泰和甲子下癸

丑歲孟冬朔日晦明軒謹識

陸狀元增節音注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

宋會稽陸唐老集注總例曰一通鑑之書成于元豐之七年紹興初開經筵特命進讀學者始知所趨向溫公舊有節本書肆嘗印行既而蜀中有音注本浙中有增節本而吾郡鄉先生張公又為增續本書肆摹印日廣差舛浸多近得狀元陸公點校集注本有諸本之所長而無其差舛誠所謂創見者也三復讐正刻梓以傳然古人掃塵之喻豈能盡免視之他本其庶幾焉一通鑑本朝鉅公之作學者未能遍曉出處則于詞賦一場未敢引用今即十七史及他書逐一參訂皆詳注出處有一字一字不同亦具載于下方學者誠知之則于聲

韻援格尤為的確也。一通鑑外紀所載皆切舉業。或出說苑。或出淮南子之類。史記皆不載。今並詳注出處。貴引用無疑也。一通鑑之書。參用經子史文。其本書多古注。而近時名公議論亦多發明。今撫取其菁芳。逐條參入。庶覽非徒得其事。併與其事之本末。是非具見矣。一通鑑書成。溫公復采其精語。為目錄三十卷。張氏增續本。又為紀傳括要七卷。然皆條目不分。施之舉子。猶難探討。今則區以門類。大書其事。而其本末纖悉。則注其下方。總曰歷代君臣事實分紀。冠諸卷首。使寸晷之下。一目瞭然。豈曰小補之哉。

通鑑釋義三十卷

宋眉山史炤見可著。紹興間。縉雲馮時行序曰。太史公作史記。于尚書春秋左氏國語之外。別出新意。立本紀世家列傳。後之作史者。皆宗之。莫敢有異。獨近世司馬溫公作通鑑。不用太史公法律。總叙韓趙魏而下。至于五季。以事係年月之次。治亂興亡之蹟。并包夷夏粲然可舉。雖廢諸史可也。又自黃帝下屬五季。貫穿成書。皆出司馬氏一家之手。此又不可得而知者。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讀其書。間有難字。必舍卷尋繹。淹移晷景。一字既通。則已忘失前覽矣。于是眉山見可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求于本史。史無據。則雜取六經。

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辨釋地理姓
纂單文小說精力疲痠積十年而書成吁亦勤矣夫無
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固不少雖
傳矣未必真有補于世見可精字而粗用深探而約見
不與文人才士競能于異世而為後學垂益于無窮亦
可以觀其用心矣見可名炤嘉祐治平間眉山三鄉為
播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即清卿之曾
孫也溫恭誠信見于言貌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其
猶所謂古君子者歟

通鑑問疑一卷

宋劉義仲壯輿輯其序曰秘書丞高安劉公恕字道原
嘗同司馬公光修資治通鑑司馬公深畏愛其博學每
以所疑問焉秘書丞公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並高意
氣偉然以直不容于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為萬世之
傳固已負其初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舍後世又未必
知秘丞公于通鑑嘗預有力焉也秘書丞公有子曰義仲
傷其先人功之不彰而幼侍疾家庭嘗備聞餘論乃纂
集其與司馬公往復相難者作通鑑辨疑又曰義仲得
純夫書悔難通鑑之為書君實寓局秘閣道原實與討
論君實與道原皆以史自負同心協力共成此書曰光

之得道原猶瞽師之得相者也。范純夫劉貢父司馬公
休亦推道原^功夫最多。君實嘗有言先修通鑑。惟王勝之
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矣。楊子雲云。後
世復有子雲言。必不廢矣。方今春秋尚廢。况此書乎。聊
用自娛餘生^也。嗚呼。君實所以用意遠矣。非為寒門淺
見道也。然君實始成通鑑。以道原遺言求通鑑定一本。
乃錄本以付其家。而告羲仲曰。先君子臨終時遺言。恨
不見書成。而此書之成。先君子力居多。他日須有從足
下求之者。若欲傳錄。但傳與之。非獨區區之懇。亦先君
子之志也。然則君實期羲仲亦厚矣。羲仲既痛恨先人
不得見奏成書。又懼後世有以小言破言。小道害道。不

幸而似羲仲者。故纂集其往復問難。使後世有考焉。

續資治通鑑長編補注

宋趙希哲君錫着其序曰續資治通鑑長編九百四十六卷右吳岩先生李文簡公燾仁甫所修也太祖至英宗一百七十五卷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三百二十卷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其書倣司馬氏通鑑踵爲之然燾謙抑不敢名續通鑑但謂續長編蜀帥汪應辰嘗乞給筆札以寫藏秘閣乾道六年正月今秘書省依通鑑紙樣及字樣大小繕寫一部仍將燾銜位於卷首依司馬光銜位書寫進入燾之卒也上語宇文侂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大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止此也希弁所藏蜀本

視書坊所刊者為詳希弁嘗為續資治通鑑長編補注一書以補詔數奏篇等缺云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宋通直郎國史院編脩官劉時舉撰起高宗建炎元年訖寧宗嘉定十七年為後集額上有舉要下採論斷一如溫公通鑑之例

北宋續資治通鑑十五卷為前集即李燾長編是也此紀高孝寧三朝政要耳時舉生當鼎革故經籍志以為元人

宋紀三朝政要五卷 附錄廣王益王本末一卷

亦劉時舉撰其言云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考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以備他日史

官之採擇云。

又廣王益王本末。序言陳仲徵咸淳為左侍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脩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目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沒。有詩曰。死為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主以詩挽之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搵淚為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壬午歲安國使人入覲。因言仲徵之事。而得仲徵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十九卷

楊士奇曰。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起太祖至欽宗十八卷。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著。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起高宗至寧宗十五卷。戶部架閣國史院檢討兼編脩官劉時舉著。宋季三朝政要起理宗至少帝五卷。無編著人氏名。二王本末一卷。則取諸陳仲徵所錄。總三十九卷。吾家治為四冊。總題曰宋鑑。此本節畧已甚。又多差誤。蓋近年書坊翻刻文籍。簡省率畧。多如此。不獨此書。亦可為人心風俗之一慨也。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一卷 附考異

金華王栢後語曰通鑑綱目之惠後學久矣李果齋後語曰著書之凡例立言之異同附列於其後然有是言也而未見是書也五十有餘年莫有知其詳者未嘗不撫卷太息遐想於斯焉噫麟筆絕而史法壞司馬公鑑古托始三侯之僭命自是權謀變詐之習益深坑師滅國干統夷族相迹而奔興廢離合輾轉於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其端如毛朱子推絜矩之道寓權衡之筆大書分註自相錯綜以備經傳之體史遷以來未始有也苟非發凡釋例一以貫之則述作之意孰得而明勸懲之意孰得而辨而大經大法所以扶天倫遏人欲修

百王之軌度。為萬世之準繩者。何以見直書不隱之實。是豈尋行數墨。強探力索者。可得其彷彿哉。宜後學之所大恨也。一日觀訥齋趙公文集。間有考亭往來書問。乃知網下之目。蓋屬筆於訥齋。而昔未之聞。訥齋曰。凡例一冊。已抄在此。信乎果有是書也。塵編將發。影嚮自露。及因上蔡書堂奉祠謝君章為趙之姍。力囑其訪問。曰。嘗毀於水。而未必存。越一年。始報曰。凡例幸得於趙君與錄。以見授。如獲天球。弘璧復得。僚軒趙公本。叅校互正。遂成全書。今諸本所刊序例。卽此凡例之序也。其後列十有九門。總一百三十有七條。凡下有目。目下有類。正統無統之分。甚嚴。有罪無罪之別。亦著。或君其

玉。或主其帝。或以盛書。或以僭書。或以得失書。或以更革建立書。有以自為自稱書者。有以賢否用舍書者。有以可戒可法書者。有以示疑著偽書者。或著刑臣有功之始。或著刑臣與政之始。或著外家與政之始。征寇誅殺之不同。薨殂卒死之有異。條分縷析。該覈謹嚴。治亂躍如也。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不見其筆削之跡。正以無凡例之可証。朱子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非夫子之為也。今綱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於夫子。至若曲筆亂紀。隱惡匿情。有先儒之所未盡者。悉舉而大正之。蓋深以邪說橫流。誠有甚於泮水猛獸之害。有不可辭其責。朱子亦謂綱

目之義例益精密。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開歷古之群蒙。極經世之大用。謂之續春秋亦何愧焉。吁。朱子之書流行天下。無有遺者。獨此一卷。晦迹既久。殆將湮淪。不廣其傳。則讀是書者。終無釋疑而辨惑。遂鋟梓於稽古堂。與同志共之。有宋乙丑叙。

元新安汪克寬序曰。或問春秋凡例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為也。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辭。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將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將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

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卽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叙始終。書書弒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偽。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片言隻字。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積黍分。芒忽靡忒。故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註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眎諸掌。與傳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益不霄壤翅矣。然魯齊王公刊之金華。敬所文君刊之宣城。而傳之未廣也。至元丁丑。友人

倪仲弘偶得於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益於後學。欲鈔棗俾遠其傳。海寧任用和以其子從余遊。聞而樂之。廼刻諸家塾。余因考其同異以附於後。并識其所從來之顛末於卷首云。至正三年序。

又云克寬謹按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抄錄書肆傳刊。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為之說。噫。朱子覽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

而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抄錄傳刊之失也。况尹氏所記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弒介公。闡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躐謹撫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如左。以俟有識者攷焉。

楊士奇曰。通鑑綱目凡例十九類。朱子所定。讀綱目者必得此而後灼見古人精意之所寓。今大學有刻板余家一冊。鄒仲熙侍講所惠。又有抄錄汪克寬凡例考異在後。

又曰。朱文公因溫公資治通鑑。別為義例。作綱目五十

九卷至矣哉。其春秋之意也。其條貫皆出文公而綴緝於諸門人之手。間有異同。或者亦抄錄刻傳之失乎。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

宋尹起莘著。序曰。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鑒戒昭。萬目畢張而幾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條例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甚不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

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揚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奧義又有不可得而徧舉如陶侃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爲司徒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類殆未易察儻徒習其句讀而不究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輒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自己者況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名節而斥邪佞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_{係于}三綱五常之

大昔孟軻氏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者異事而同功切謂綱目之作其有補於世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泯是烏可不講究而發揚之哉今茲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使之顯著而已其間亦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有議論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己意附見又有雖當發明而先後_義承例相類如一者亦不重舉求其大要不過如此

周密曰綱目一書其間不能無誤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渴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渴之訛耳綱目乃曰殺其從官六十人其悞甚矣尹起

萃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挺與。必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其餘可知矣。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官諭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云。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

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郎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如不可諫。何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不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失其實矣。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此非十

一月亦非十二月事。當依通鑑作是歲。綱目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

宋趙希弁曰。綱目發明五十九卷。建康布衣尹起莘所著。以發明綱目義例。別之傑帥金陵。進其書於朝。魏文靖公了翁爲之序。別字疑

資治通鑑綱目書法

宋廬陵劉友益益友著。元揭傒斯序曰。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未明。疑猶有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爲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爲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

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禹湯武然湯有漸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為此書凡三十年寸寸而校銖銖而積微詞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不

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嗚呼。後之覽是書尚求其志哉。

元賀善序曰先生既取綱目要領命善爲之贊矣。至是復曰。夫子是書其筆削之精微正在變例。又不可不知也。然大要不過辨名分正綱常以示勸戒。亦豈固取褒貶之權以自予哉。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其志也。因即書法而求之。有遷北踰年而仍補書其六年者存中國也。有始即王位而即大書元皇帝者予正統也。或取他人子爲太子則獨書太子即位而無名別世嫡也。或立危病者爲皇后則止書皇后崩而不氏。惜母儀也。立后書氏譏屬少則書其名曰劉娥而後江沱之分明。

立妃書氏。譏欺人。則書其名曰楊太真。而後閨門之行。飭將正太后以弑君。則子生先書魏主之子。而人知無二上矣。將責嗣君以瀆倫。則前朝先書以爲才人。而世知有三綱矣。或殺人而書於殿內。以譏其暴。則刑人者必以義。或棄賢而書未入官。以譏其褊。則退臣者必以禮。非日食不書晦朔。甚殺臣之忍。則特書十二月晦。而淫虐止矣。非星變不書晝夜。志女寵之陰。則特書萬年宮夜大水。而惑溺懲矣。謀反有主名。而書曰霍氏謀反。謂其舉族皆反也。則亂畧知所戒。討罪先渠魁。而書討爾朱氏。謂其舉族可誅也。則逆黨自此孤。或死之異地。而書於陷城。以明其節。或爵於異代。而書於始卒。以予

其忠。不掩其名。以勸賢。則有以叔侄而一語兩書。並列其罪。以懲惡。則有以父子而一語兩書。劉兩國各兵。而同書之。以示謀人人亦謀之之譏。兩國異事。而不殊之。以爲忘憂。憂必及之之戒。若此類者。不可勝舉。皆變例也。皆所以垂世教也。嗚呼。備矣。非朱子其孰能修之。非先生孰能明之。抑嘗請於先生曰。或者以是爲門人之作。又或以爲未脫蒙之書。何如。曰。皆非也。胡不觀綱目篇端之自叙乎。夫子固曰。輒與同志取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矣。且如尚書集傳。止曰訂定。豈肯奪門人之名。以爲己作哉。若以爲未脫蒙者。則又不然。夫子之修綱目也。書成之歲。僅踰強仕。非晚年之絕筆也。

是後二十八年。修書者復九。如詩傳。易啓蒙。通書解諸書。皆在綱目已成後。安有書未脫蒙而遽及他書耶。書未脫蒙而可謂之通貫曉析如指諸掌耶。即此二說。可以渙然水釋矣。因誌於此。以解疑者之惑。至順壬申序。并觀瑣言云。尹氏綱目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羊穀梁傳。書法文峻潔。似勝發明。楊士奇曰。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吾郡永新劉水窓先生著。先生諱友益。與龍麟洲李省中。蕭芳洲同輩。行其平生精力萃於是書。揭文安公敘之曰。其辭公羊穀梁。其義春秋。其志朱子。蓋甚推重焉。并觀瑣言。閩南鄭瑗所著。此所引不全。瑗又云。但有

因本文之誤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之題要漢正作趙。初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讐國而爲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遣誤也。書法謂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而唐諸臣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諡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簡帙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脩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間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弒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